

小說 佳作 傅筱婷 筆名/江靈

個人簡介：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諮商心理組碩士班一年級
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、中文所畢業，曾任中學代理及兼課教師，目前就讀
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諮商心理組，曾獲鳳凰樹文學獎、
高雄青年文學獎。

信以為真

一定是濕氣太重。

她的身體像是一床剛從洗衣機裡撈起的棉被，皮膚與肌肉之間含著一層水，緩緩流動，近於積滯。「一定是濕氣太重」，她拿了一個枕頭將小腿墊高，又將幾件衣服捲起放在膝窩下，她躺著，幾乎要把床睡成一方淺潭。

有人打開房門。

「陳觀行，你怎麼每次來都不先問我在不在？」她踢開枕在膝窩和小腿下的衣服枕頭，坐起身對開門那男人說。

「妳自己沒接電話。」那男人說。她看了一下手機，五通未接來電，三通是男人打的，另外兩通是不同的同學打過來。的確是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把手機關成靜音，她把手機放在一邊，沒打算立刻回。

「幾點了？」她問。

「快中午，妳睡到現在嗎？被子呢？」男人指著床問她。

「陽台。早上拿去洗的，曬完被子就睡到現在。」

「就快下雨了，到時候又要重洗。這先蓋著。」他遞給她一件外套。

「又還沒下。你回來幹嘛，東西不是都拿走了？」

「找一本書。」他在書架上翻找，拿走書之後他關上門，下樓。

「啊，鑰匙。」她忽然想起，但不想再追出門。他每次都是這樣，拿走一些，又留下一些，她無法確定他回來的理由是為了拿東西走，還是留東西下來。她把那件外套丟進洗衣籃，將床上的衣服枕頭重新整理，她擺了一個枕頭在小腿的位置，捲起幾件衣服放在膝窩的位置，將床頭的枕頭挪正，正要躺下，又伸手往枕頭下撈出幾張紙。

島嶼南方真正的夏天或許要再等些時日，今年的梅雨季來得早，滯留的鋒面模糊春季與夏季的界線，拖沓的雨季像是沒有盡頭，她覺得從鼻腔到氣管都瀰漫水氣。早上她看見久違的太陽，將棉被拿到陽台晾著，她聞到樓下房客燒艾草的氣味，艾草祛濕，但在這種天氣裡焚燒艾草反而氣味濁重難以消散，棉被大概免不了要沾染上薰艾草的氣味，然而這時候不曬也許晚點又會下雨。她還是比較喜歡乾艾草的氣味，那讓她想起陽光。

她需要有人來把她擰乾，想來也不能全怪天氣。她的夢境濕淋淋，夢裡有水族游進游出，醒時覺得全身像泡過水，她和他說過好多次，「我夢見魚。」

她記得第一個關於魚的夢境，場景是學校會議室，所上總是有辦不完的研討會，研究生不多，整場會議讀司儀稿、計時、按鈴、收拾茶水、更換桌牌都是她忙進忙出，她夢見進出會議室之際一位婦人拿了一尾巴掌大的魚，婦人說這尾魚送她，還說這魚骨頭不多，肉質細緻，怎麼煮都好。她從送魚婦人手上接過魚，匆匆放在腳邊，等到會議結束她才又想起那尾魚，她拎著魚四處張望，送魚婦人在會議室附近徘徊，她開口問，「阿姨，我忘了把魚放進冰箱，這魚還可以吃嗎？」

「可以啊，這還沒壞。」婦人接過魚說，「我幫妳煮醬料吧，這魚可能沒那麼新鮮了，調味要重一點。」

那是夢境裡最後一句話，她在夢裡聽見這句話之後醒來，醒時她想，為什麼送魚婦人送的是一尾生魚而不是煮好的魚？她連煎魚都沒煎過，更別說是處理一尾活生生的魚，她依稀記得魚身細細發光的鱗，一開一闔的鰓。夢境最後一句話又會是什麼不新鮮？當時她和陳觀行在一起不過半年，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但不常見面，他身上有乾艾草混著左手香的氣味，有稜有角，聞起來像是夏季某些節日，他們在一起，她的日子就增添許多儀式，度日如過節。她喜歡在兩人半睡半醒的清晨聽陳觀行說著喃喃的夢話，有些句子她幾乎要當真——「幫我打電話，零七六三八五九零七」，「零七六三八五九零七」，她重複那串數字，拿起手機正想撥打，卻無法抵擋睡意。時間是清晨五點，她不確定這是陳觀行的夢，或是她自己的夢。

她認識陳觀行是他上一次發表作品，在一間剛開幕不久的藝廊。這間藝廊每年會開放一兩檔展期給藝術大學的學生，他和其他三位同學策劃一檔聯展，聯展名稱是《遊樂園》，他的作品是一組以迷宮為發想的裝置，他把作品取名為《集字迷宮》。作品主件是幾幅字帖掃描輸出後貼在木板上，木板直立搭起一座三、四十公分高的迷宮，每片木板上都有幾個沿著字形鑿出，邊緣不規則的空洞，鑿空的字間再用標本針釘上數隻衣魚標本，就像是牠們在迷宮裡蛀空那些字，迷宮下方暈染深淺不一的墨漬，還鋪了些紙屑和木屑。另外兩件錄像作品輪流投影在牆上，一隻衣魚用極慢的速度爬行，鏡頭晃動，不時模糊焦距，衣魚爬行在寫了字的玻璃板，兩件作品只差在背景玻璃板上字體線條不同，但字跡都是模糊的。老屋改建的藝廊室內空間窄仄，他選在最裡頭靠牆的角落展出作品，光線和影子明暗交疊，作品裡的衣魚彷彿在那死了很久，或者說是活了很久。

那件作品吸引住她的是聲音。錄像的背景音樂是一段南管，先是琵琶的彈撥，由慢至快，洞簫旋律加入，最後才是清麗的吟唱，器樂和人聲層次分明，沒有其他瑣細雜音。她站在牆壁前看輪流播放的衣魚爬行錄像，也不知道看了多久。他走到她身邊問她，「妳有算過這兩段衣魚爬行已經重播幾次了嗎？」他指著牆上的投影。

她回過神。「沒有，而且我以為只有一段，我看那隻衣魚爬了很久，平常牠們應該是爬很快的。你真的把衣魚抓來嗎，要怎麼處理那些衣魚？」

「妳說活的還是死的？」他站在他的迷宮旁邊。

她看著迷宮裡用標本針釘住的衣魚，看久了覺得那些衣魚的觸鬚和尾仍在微微擺動，「算了，我不想知道。」

她又問，為什麼要做成迷宮？

「有個心理學家曾做過實驗，把一隻貓放進設計好機關的籠子，貓要拉下籠子裡裝置的橫桿，才能夠逃脫籠子吃到食物。心理學家將籠子編號，在不同的籠子裡裝上更多更複雜的機關，看貓要花多久時間才能正確離開籠子，他想知道貓究竟會不會記住那些機關，如果貓能夠記住逃脫的方式，下一次再進到設有機關的籠子應該能更快逃出來。就他的觀察，貓逃出籠子花費的時間的確一次比一次短，但不是因為牠們真的記住逃出籠子的方法，只是因為不停地試。」

「真辛苦。」她說。

「妳說的是貓，還是人？」他問。

「貓，還有衣魚。不停地試，真辛苦。」她回答。

她的最後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要把作品放在角落，他說，因為站在最旁邊才看得最清楚。「妳看」，他拉住她往旁邊走幾步，和作品保持一些距離，「妳不覺得站在這裡，也很像是站在一座迷宮裡嗎？」他問。

不覺得。她只覺得夢境更像是迷宮，一座搭建在巨大水族箱裡的迷宮。各種在水中生活的動物仍時常出現在她的夢裡，逃不出夢境的魚，像那些逃不出籠子的貓。某天她在房間午睡，夢見自己坐在一棟老式建築物的拱廊邊，拱廊外有個小花園和水池，夢裡陽光燦亮亮，落在地上就像碎得到處都是的餅乾屑。水池邊有幾隻烏龜朝她爬來，那些烏龜像是曾被人豢養又意外走失的寵物，她沒開口，但似乎可以和牠們說話，她四處張望，想等待烏龜真正的主人來把牠們帶走，等了很久卻沒有等到，她告訴那些烏龜她該回家了，離開前她把牠們移到水池邊。她走回家，進到房門沒多久卻看見幾隻烏龜也跟著她回到房間，進了她房間的烏龜身上龜殼變得透明，慢慢消失。烏龜化成一坨一坨軟黏的生物四處溜達，晃蕩，穿過各種微小的孔穴和縫隙，她夢見那些烏龜化成的軟黏生物在她的浴室，牠們從水龍頭和蓮蓬頭的開口流出，爬滿浴室地磚，她在這時候清醒。

她想起和陳觀行的第一次，很慢，他故意很慢。像是看穿她的心思，「不要緊張」，他說。她背對他，他從她的耳後和頸椎吻起，以唇與舌指認每節頸椎、胸椎、腰椎，「我的藝用解剖學拿很高分」，他沿著她的椎骨一節一節吻到尾椎，舌頭在她的尾椎停留很久，「腰椎第五節，妳很瘦。」他輕輕咬著她的後腰，手撫她的背脊，「那你的手現在在第幾節？」她問。「胸椎第四節」，他將一隻手伸到她的頸與背之間，好讓她的頸有支撐，另一隻手仍然在她的背脊上滑動，她竟然有點想睡。他們隔天早上才做愛，過程中他沒有像前一晚那樣總是輕緩，她覺

得這是好的，他常常流露不屬於他年齡的神態，但在床上多半還是這年紀該有的步調，這次換她好好撫摸他的背，她默默記住頸椎胸椎腰椎的節數和位置，學他用手指描摹他肩與背的肌肉線條，他吻她的時候，她聞到他的身上有乾艾草和左手香的氣味。

他們平常很少聯繫，有時她和陳觀行說「我想念你」，自己聽起來都心虛。她在其他展覽空間遇過他幾次，也都不是特別約好要見面，他趁著某次看展巧遇她的空檔問她是什麼時候開始對看展有興趣，常去哪些地方，她說她只是喜歡在巷子裡亂晃，幾年前這些巷子裡的老房子一間間被改成咖啡店或是民宿，這陣子新的展覽空間變多，她原本好奇被改成展覽空間的老屋和民宿或咖啡店有什麼不一樣，後來才關心起裡頭的作品，看得不多，學的也不是藝術，最多就說得出喜歡或不喜歡。他不信，《遊樂園》聯展那次他們聊了很久，他追問她喜歡的是哪些作品，不喜歡的又是哪些？她試著評論，說完一句就停頓下來看著他，他不回應意見，但要她繼續說，她談起不喜歡的作品，用詞有些苛刻，他安靜聽完卻反駁她，「是嗎，可是我覺得很有趣。」她想起他那句「站在旁邊才看得清楚」，便往他身後退開幾步，他回頭看她，她把視線從作品移到他身上，又站回他身邊。他提到最近有幾檔展覽，「下次一起去。」他說展期和地點，是鄰城濱海的藝廊。

他們在一個週末傍晚到那間藝廊，她問怎麼不提早一些，還趕得及展覽開幕和藝術家座談會，他說開幕現場人多不好看展，幾位藝術家都是在學校裡見過的學長姊，算好時間，等人差不多散了再去和他們打聲招呼就好。他一到藝廊就忙著和那些藝術家說話，展場中間擺著長桌和開幕茶會的茶點空盤，長桌周圍的人三兩一組聚著談話，她一度打算先去外頭逛逛晚點再回來，想想還是留在展場。她環視展間的作品，最後決定停在一組叫《剩餘》的裝置作品前，十件寬窄高低不同的玻璃瓶架高陳列，瓶子裡各放一種魚類標本，標本經過處理，僅留骨架並且染上顏色，燈光照穿每一根魚骨，連最細微的骨頭都透著光，藝術家註明這些魚類標本的學名和俗名，那些魚其實都是常見的食用魚種，她逐一讀著那些魚類的學名與俗名：午仔魚是四指馬鮫，金鯧是黃臘鯪，赤鯨是黃鋤齒鯛……即便不是第一次在藝術作品中看見動物的標本，但她喜歡藝術家對「剩餘」的詮釋，日常餐桌上被棄置的剩餘，成為進到展間的設計，她從剔透的魚骨中想像魚身的斑斕，尋常在市場和餐桌見到的水族，其實有著多彩的名字。回程途中他問她覺得這檔展覽怎麼樣，她說，「那組魚骨頭作品好好看，我都忘了其他人的作品，是不是有一組攝影作品拍了魚市場？我有印象，好像是黑鮪魚的拍賣……。」，還說如果早點出門就好，她想聽藝術家怎麼談那組作品。

「你說魚骨頭那件嗎，那種東西海生館紀念品店都有賣，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還要特別拿來當成作品。」他拿出手機，想證實自己說的話。

「我沒有去過海生館的紀念品店。」她本來想和陳觀行說一個和魚有關的冷笑話，突然覺得沒那麼好笑。

「做那件作品的人好像是妳們學校醫學院，什麼生物還是解剖學研究所的，名字好長我記不起來。」

她接著問那他認為其他作品怎麼樣，他說他最喜歡一組拍漁港的攝影作品，看完很想去海邊。

「很久沒去海邊，妳上次去海邊是什麼時候？」他問。

「不記得，大學吧。」

「反正都出門了，走，去看海。」

「這算約會嗎？」她說完這句有點後悔，她沒有很確定自己和他的關係。他只是微笑，沒有回答是或不是。

她猜測她頻繁夢見魚的原因。在那之後他們又去了一兩次海邊，是因為去了海邊嗎？還是因為和陳觀行去看了展覽？他們的聯繫還是那樣時有時無，陳觀行總是在忙作品，她相信他真正在忙。她把房間的備份鑰匙交給陳觀行，和他說有時間的話可以來找她，反正她都待在房裡寫論文。一定是鑰匙，一定是因為把房間的鑰匙交給陳觀行，不小心打開了什麼夢境的開關。她想起在《集字迷宮》前與他的談話，那時她還問他怎麼會想到用字帖，他說從小練書法，一直到現在他還是每天至少花一兩個小時臨帖或練字，偶爾參加比賽或替人寫字賺點零用錢，練得最勤的是魏碑。他說魏碑字體端正，筆法卻帶點野性，練起來不容易，「但很有趣，不覺得也很像女人嗎？」他看著她的眼睛。

「我覺得只有一半像。你是練字的時候想著女人，還是和女人在一起的時候想著字？」她問。

「和女人在一起的時候想著字。」他說。

「那你覺得我是怎樣的字？」她又問。

「平常是柳楷，有時候是行草。」他的食指在她的拇指和手腕之間幾個關節上打轉，又將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裡。

「還要再算骨頭給我聽嗎，兩百零四塊骨頭都快要算完了，等等，到底是兩百零四塊還是兩百零五塊？」

「是兩百零六塊，還早。而且我不記得算到哪裡，從頸椎第七節開始嗎？」她枕在他的肩膀上，「每次都是從頸椎第七節開始。」這是暗號也是儀式，他嚴謹而虔敬地對待她每一節椎骨，「也可以從胸椎或腰椎開始」，他的手仍放在她的後頸，一節一節數算她的生活，坐在電腦前太過前傾身體，背包長時間背在同一邊，「妳知道嗎？脊椎最藏不住秘密……。」他們沒有太多餘暇相處，她盡可能地想記住他身上的氣味，乾艾草、左手香，還有像桂圓殼般帶甜的煙燻味，他從容地展開她，將自己寫進她的身體，「在床上是狂草。」他在她耳旁低聲說。

她想知道更多他的事，她問他之後的創作計畫，他沉默很久。他說上次展出的《集字迷宮》沒有人討論衣魚標本，也沒有人討論挖空的字帖，反倒是兩件錄像的南管配音備受關注，「但那是整件作品裡最投機取巧的地方。」原先他不打

算將錄像配上聲音，《集字迷宮》近收尾時他在家聽見客廳傳來南管聲，隨口問正在聽音樂的父親有沒有適合的配樂，整組作品的關鍵字是時間、找尋、重現，父親認真找了一下，在電腦上傳給他幾個檔案，「這幾首你聽聽看。」他沒認真聽那裡頭在唱什麼，只覺得音樂的氛圍和節奏確實能夠搭上作品，後來他才知道是《陳三五娘》的選段，五娘在花園裡散步賞花，「我當時很想告訴你，錄像裡衣魚爬行得相當優雅，大概是這音樂的關係。」她笑著。

「那是偷懶。我問妳，妳覺得在一座迷宮裡，不停地試比較辛苦，還是走不出去比較辛苦？」他說。

「我覺得是不停地試，我不知道我有沒有那種耐心。」她打開電腦播放一段聲音檔，「你聽」，那段聲音是一位聽起來上了年紀的男人用泉州古音唸著一段歌謠。

這是她正在撰寫的學位論文，研究儀式音樂與敘事歌謠中的閩南尪姨信仰，「這段聲音我特別請說泉州腔的老師重新唸過，有幾個音也是問過好幾位老師才確定。」

「難怪妳對南管有興趣。」

「其實是對聲音有興趣，還有對說故事有興趣。」她一說這些就停不下來，忘了原本是想要聽他說話。

「我想要聽那個故事。」平常都是她問問題，他回答，難得她起了故事的頭他想聽她繼續說。

她說男人吟唱的底本是一本歌仔冊，她逐句解釋歌詞，幾位婦人結伴去找一位能夠通靈的尪姨，想請尪姨引見過世親人的亡魂，婦人們與尪姨一問一答，一度相信尪姨能替她們招引亡魂，讓她們與過世的親人對話。其中一位婦人問尪姨親人在過世時身上穿了幾件衣服，尪姨答錯了，婦人們才拆穿通靈是一場騙局，先前回答的正確答案不過是湊巧而已。

「如果是我才不會答錯妳穿幾件衣服。」他伸手撫摸她的背。

「你每次都這樣。」

他收回手，坐直身體，問她什麼時候還去田野調查，他也想去。她說田野跑得差不多，現在忙著寫論文，她點開幾個文字檔，是她先前跑田野做的訪談記錄。

「所以妳也去問事嗎？」

「我沒什麼事可問，只問我的論文寫不寫得出來，有時候也去收驚，我容易睡不好，常做夢。」

「那他們都怎麼說？」

「反正我只相信好的。」她掀開枕頭，枕頭底下放了幾張符紙，「他們說回家要燒化之後拿香灰水漱口或洗澡，我房裡沒有打火機。」

「我有啊。」他拿出打火機。

「不用了。」她放好枕頭，坐在床沿和他說話，抱怨雙腿因為久坐而浮腫，他和她對坐，一隻手屈起她的小腿放在自己前臂，另一隻手握住她的腳踝上緣，他輕輕握起拳頭，以小指指節揉按她的小腿。

「很痛。」，她將腳板勾起。

「我知道。」他將她的腳板放平，繼續揉按她的小腿，「按這裡可以消水腫，忍耐一下，腳放鬆。」

「這也是藝用解剖學教的？」

「對，老師講過一些經絡、穴道。」

「我以為你只會算骨頭。」她再次將腳板勾起，「噢，抽筋」，她輕喊。

「就說要放鬆。」他改用雙手掌根在她的小腿肚上滾動。「妳有空要多出門走動。不對，妳應該走很多路，妳睡覺的時候腳墊高吧，還有可以拿吹風機吹這裡，和這裡。」他指著她的膝蓋內外側，輕輕揉壓。

「最近確實走比較少。你今天晚上會留在這嗎？」她問。

「今天不會。最近要開始準備新作品。記得腿要墊高，吹風機吹熱就好不要燙傷自己，坐久要換一下姿勢，背挺直。」

她斜躺在床上和他說話，拉著他的衣角，「欸，你剛才怎麼不問我說的『每次都這樣』是怎樣？」

「妳剛才才說過這句話嗎？我不記得。」

「喔。」她走下床，「你等一下騎車小心，我再寫一小段就睡。」

他收拾著東西，將她房間的鑰匙放進口袋，告訴她改天他會再過來。

別人吵架是芝麻綠豆小事，他們第一次認真吵架是吵一杯紅豆湯。她生理痛加上重感冒的那天聽見他來房間，她昏沉沉睡了大半天，只知道他進出房間不只一次。睡醒之後看見冰箱上放著他買回來的紅豆湯，杯子下壓著一張紙條，寫著紅豆湯是下午買的，睡醒時應該正好放涼，早點喝完。他晚上接到電話，她說，「我看到冰箱上有紅豆湯，謝謝。」

「對，妳喝完了吧？」

「我剛才才醒，紅豆湯已經酸掉了。而且我喉嚨好痛，什麼都吃不下。」

他們就吵起來。

他說自己今天忙一整天還抽空去她房間，她以為他時間太多嗎？她啞著聲音說不然要怎麼樣呢，她就睡到現在。他說這是在指責他沒有留下來照顧她的意思吧？她說她從來沒期待過他的照顧，他把自己當作她的誰呢？他說是啊，他誰也不是，也不想是，現在這樣就吵架，真要在一起不是還有更多可以吵嗎？

他們幾乎同時掛上電話。

她從抽屜翻出不知道多久之前吃剩的感冒藥，再次昏沉沉睡著。她夢見她站在一道斑駁落漆的雙開木門前，所在的巷弄亦是一條以老屋改造聞名的窄巷，木門後是一間酒吧，她拉開木門，走向吧檯，選一張高腳椅坐下。吧檯後方牆上懸掛一幅字，她對鄰座的人說那幅字摹的是魏碑，指劃其中幾字解說字體的間架與行氣，酒吧主人看她懂字，將掛軸拿下捲起，說這幅字送她。她和酒吧主人道謝後接過卷軸，才踏出酒吧門，卷軸就扭曲變形成一尾鰻魚從她手上滑開，巷弄漫

湮成水道，魚往地上游去。一輛車從巷口開進，她伸手想擋住車燈的刺眼光線，車子迫近她和地上的魚，酒吧裡坐在她鄰座那人快步走來，攔下車，順手把那尾鰻魚撈起，她說好險，晚一分鐘鰻魚就要變成魚漿了，說完那尾魚又變回卷軸沉甸甸躺回她手中。她突然感到一陣從頸肩蔓延至手臂的痠麻，於是睜開眼，從左側睡換為右側睡，自左側頸延伸至左前臂的疼痛沒有立刻消失，那樣的痠疼感就像是剛才搬了什麼重物，她側頭揉著頸椎，忘了聽誰說過，常做夢是因為枕頭擺得不正。

他以忙作品為由減低進她房間的頻率，他需要時間，她也是。時間一久，常說的「我想念你」太空泛，要說「最近好嗎」又太生疏，從上次問他創作計畫之後她再也沒過問他作品如何進度如何，一廂情願以為這是他們之間的默契。偶爾她說夢境，說日常瑣事，說自己的夢境有海的氣味，夢見送魚婦人，夢見房間裡變形的烏龜，說散步、飲食、看醫生，說她那本快完成的論文。她沒向他要回鑰匙，生活一如往常，空閒時走過小巷看是不是又開了什麼新的空間，也仍像從前一樣會偷出半天一天去鄰城濱海的藝廊，那裡的展覽已經換過幾檔，她想起他說的海邊，想起他曾說，「站在旁邊才看得清楚，海也是一種邊緣。」

她收到陳觀行個展的展訊是三月中旬，她剛完成論文初稿，同時寫著報考博士班的研究計畫。她的指導教授近幾年特別關注東南亞華人移民史，她想待在學校繼續做閩南移民的民間歌謠和宗教儀式的研究。展覽開幕在她博士班入學考試結束後的週末，原本她猶豫要不要去，但展覽內容看起來和她的研究興趣有點關聯，展訊上還有一行小字寫著「特別感謝：黃怡瑩小姐」，她覺得疑惑，她從來沒有向陳觀行問起這檔個展的事，他也極少主動談論，為什麼她的名字會被列為「特別感謝」？

她還是去到展覽現場，一進到藝廊就聞到焚燒艾草的氣味，細聞又不像單純的艾草，也許多加了一兩種中藥，聞起來多了些泥土氣。他的開幕座談正進行到一半，與他對談的是他同系所的學長，剛從國外駐村回來的年輕藝術家，陳觀行說過，學長畢業沒幾年就接連拿下幾個重要獎項，還跨界拍了紀錄片，陳觀行的語氣隱約有將學長當成模範兼對手的意思。藝廊佈置的座位沒有坐滿，她坐在最後一排，陳觀行一邊播放簡報一邊談起這檔展覽的創作歷程，她因為中途才進到展場，起先並不專心，再聽下去，她就有些憤怒：他說起這檔個展在創作過程遭遇許多困難，歷經諸種怪事，比如電腦突然故障，找資料的途中遇到交通事故，還有各樣惱人的瑣事，直到後來請示神明，祈求神明協助作品順利完成，之後的過程才稍稍平順一些。他說自己對那些儀式相當著迷，從未曾迷信於神鬼到接近那些廟宇、祭壇，相信天地人神，有形無形眾生之間必有感應，再從信仰過渡到日常生活，他從出生至今都居住在此，覺得此地最適合裝置他的作品。這檔展覽命名為《信以為真》，一切可能只有他相信，但一切是他的邀請，當觀者進到這空間，其實就進到他調度的儀式。

這才是偷懶。她在他的作品裡發現那些她曾經和他說過的故事、論文的片段，還有辛苦做的田野調查，經過他的重新編造和曲解，成為這檔《信以為真》。她站起身往後走，經過他的作品，其中一件是將玩具遙控汽車放在一個大沙盤上，旁邊放著十數張汽車軌跡的照片，觀眾可以操控汽車，再對照著軌跡求卜吉凶，有幾個時段他會留在展場，親自替觀眾解釋占卜結果。對談近結尾，年輕藝術家問他，那位他「特別感謝」的黃小姐可有來到現場？他將目光投向她，座位上的觀眾也紛紛回頭，她要閃躲或離開都來不及，只好對他點頭。他自顧自說著黃小姐研究民俗學，幸好有她，不然許多調查和考證做起來得耗費更多的時間心力，幾位觀眾仍然看著她，她將視線定在他的簡報投影上。

座談結束後幾個人圍著陳觀行說話，年輕的藝廊老闆和陳觀行確認晚餐的地點，難得學長回來，總要一起吃頓飯。他四處張望，確認她還在展場。她站在遙控汽車裝置作品前，手裡拿著遙控器將每個按鍵試過一遍。遙控汽車先是直行，再轉彎，車輪轉動發出窸窣聲，「想問什麼？」他走到她身邊。

「問它，還是問你？」她拿著遙控器，直行的遙控車撞上沙盤邊緣，停了下來。

「都可以。」他說。

「問它我會不會考上——」她停頓，把遙控器交到他的手上。「還是不問了，反正我只相信好的。」

他指著車輪留下的軌跡，「會」，他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她問。

「妳看，車輪的痕跡不是很像『已經』的『已』嗎？所以妳會考上。」

他看她沒有回話，又繼續說，「相信就會變成真的，所以叫《信以為真》。」，他熟練地操控著遙控車，倒退，迴轉，前進，一下就讓車子回到沙盤中央。

「這種東西做多就不新鮮了。」她用他的話批評他，又隱約覺得在哪裡也聽過這句話，她覺得陳觀行半偷半搶了她的研究，卻又不能指控這是抄襲，畢竟陳觀行做出的是一組裝置藝術，不是另一本論文。

「相信就會變成真的，如果是真的相信，事情也成真，不是很好嗎？」他又重複了一句，「所以叫做《信以為真》」。

相信就會變成真的嗎？她想起迷宮中的衣魚和心理學家的貓。

她向陳觀行借來打火機，決定暫且相信，決定試。她拿出枕頭下的符紙，將符紙一張一張燒化，用裝著水的杯子盛裝符灰，她用手指蘸一蘸符灰水，點一些在胸口，又點一些在眉心。她打了個呵欠，這天氣讓人怎麼睡都覺得睡不夠。

他把他的外套丟進洗衣籃，床上那些枕頭衣服擺放的形狀，像是某種將她牢牢固定住的陣法，也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她就習慣了這樣睡。她索性把床單和枕頭套也丟進洗衣籃，拿起洗衣籃那些衣服時，她聽見他的外套口袋裡有金屬碰撞的聲音，她以為那是她房間的鑰匙，但不是。這次她沒擺好枕頭就躺回床上，

夢見自己是即將臨盆的孕婦，她睡的那張床確實成為一方淺潭，她在潭水中待產。她的上半身趴在潭水岸邊，水岸仍然像她平時的床邊那樣堆著書和衣服，潭水的高度在她的胸口，她夢見自己最後產下的不是胎兒，是一串又一串的魚卵，她潛入水潭，將魚卵放在掌心，她相當篤定那些魚卵會孵化成幼魚，牠們在這裡很安全。

他又回到她房間。

「你回來拿外套嗎？在洗衣籃，我洗完再還你，打火機先還你，我放桌上。」她不再有睡意，打算起身，「還有，那個，鑰匙。」

「還妳的話之後要怎麼進來？」

「我以為你只是來收東西，外套洗好我會再打電話給你。」

「對啊，來收東西。還有，我就跟妳說妳會考上啊，打電話給妳沒接，我剛才來又忘記跟妳說，我以為妳已經知道了。」他拿起桌上的打火機，放進口袋，但沒打算離開房間。

她滑開手機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多出十幾則向她說恭喜的訊息。「外面在下雨對不對？我的被子。」她急忙跳下床。

「我知道妳一定會忘記，早就收進來了。」他指著陽台。

她想和陳觀行說那個和魚有關的冷笑話，還沒開口，她便笑了起來。